

莫斯斗

白木
木木

羅馬

上海長城書局發行

鶴見祐輔著
徒然譯

莫斯科.柏林.羅馬

鶴見祐輔著

徒然譯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實價 每冊大洋六角

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

發行人 陳 一 夫

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

發行所 長 城 書 局

上海河南路一九八號

印刷所 文 明 印 刷 所

再 版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

◆◆莫斯科，柏林，羅馬◆◆

史太林掌握下的莫斯科，希特勒獨裁下的柏林與羅馬，至今已成爲研究國際政治動向的目標了。前者是社會主義的根據地，後者是近世法西斯蒂的發祥地，這樣形成了近世思潮的兩大派別，使現代的世界因此又走入了非常嚴重的火併！

在本書裏，作者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二大思潮下的實在情形。他是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，最近迴避世界，對於每個國家的代表人物，思想，民族性，生活情形都有深刻的描寫，其中國際政治未來的預測，尤爲本書的特長。

莫斯科



林太史的中室公辦



上
下
蘇聯北國——紅場列寧墓
蘇聯北國——紅場列寧墓

莫斯科、柏林·羅馬

目次

莫斯科

一 世界的問題	一
二 入俄	四
三 盧布	一一
四 莫斯科的印象	一四
五 莫斯科見聞錄	二二
六 參觀農場	三一
七 參觀工場	四五

八 密閉的實驗室·····	三
---------------	---

柏林

一 民主政治的行跡·····	五
二 狐與鷄·····	六
三 巴黎與柏林（上）·····	六
四 巴黎與柏林（中）·····	六
五 巴黎與柏林（下）·····	六
六 希特勒·····	九
七 從地上湧現的英雄兒·····	二
八 褐色房子·····	二
九 幽默之有無·····	三

羅 馬

一 月下的威尼斯	一七
二 弗羅倫斯的傍晚	一四
三 羅馬	一五
四 英雄主義	一六

一 世界的問題

蘇維埃俄羅斯對世界提出了一個大問題。

那不是共產主義的理論之對不對，而是更簡單更明瞭的問題，就是今日的蘇聯和向來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比較起來，是否能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更得着幸福的問題。蘇聯的當局們，對於這一點是不會忽略的。

托洛茨基說：

『吾們應明白歷史所昭示的根本原則，就是必須提高社會經濟在水平線以上的制度，才能够勝利。』

他們決不是空想家，他們是充分地視凝着人生現實的實行者，所以他們知道無論用任何暴力，作任何宣傳，也不能支持自己的制度，如果他們的工作不能使俄羅斯民衆的生

活幸福，則他們的制度就如用花紙粘糊起來的房子一樣，終須崩潰無餘。這一點，蘇聯的當局們是熟知的。

所以蘇聯的成敗，繫於其經濟政策的成敗，其成敗的標準，在乎他們建設的新經濟社會，能否保證一般國人的生活幸福。蘇聯的目標，在盡力使農業方面都超過美國。

像蘇聯的指導精神一樣，宇宙的本體是物質，所以人類生活的基礎就是經濟，從這個立場，可以知道社會制度得能存在的唯一理由，就是能保證每個人的生活更為幸福。

蘇聯的指導者們，以生產能力的增加和生產物之正當支配做目標，邁步急進，除此以外的現象，都是與本質無關的事情。

結果，是將一向在別種社會上被認為人生最大關係的各種制度，都破壞了，毫不留情毫無顧慮的打倒了。

於是，蘇聯的存在，不但是對全世界作經濟上的挑戰，且更進而對一切文化宣戰；因此，

對於世界各國的凡百問題，倘然不考慮蘇聯國內的現象，便會莫名其妙。蘇聯的現象，比之於一百四十年前法國革命所給與世界的衝擊，更來得深刻而且急迫。

蘇維埃俄羅斯到底是怎麼樣呢？

我想觀察一下，就在八月六日之夜，從柏林坐飛機到莫斯科去。因為坐火車，入境時必有受檢查種種的麻煩。

二 入俄

在柏林領護照是非常麻煩的事，幸有大使館的介紹，才比較地早得了赴莫斯科的許可。

是涼爽的夏夜，十一時坐了長井君的汽車到飛機場，我知道此番赴俄的麻煩和危險，但無論如何總要去看一下。

飛機場有一個比較大的休憩所，就在裏邊吃了點東西，較之美國、歐洲的飛行設備到底進步，休憩室裏還有着音樂的設備，佈置得很是華麗。載我赴俄的是可乘九人的大飛機，在十二時稍前，條的飛了起來，向着滿眼星斗的空中上昇。十二小時之後，我便成爲蘇俄首都莫斯科的旅客了。

柏林郊外的燈光閃爍在脚下，瞬息之後，這燈光不見了，四邊漆黑，我就在機上睡去。不

久，機身激烈的搖動了起來，醒來一看，飛機正在從上空下降；向窗外一望，只見水光耀眼，原來已到了麥塔利恩湖，這是坦納爾一役，驅十萬俄軍於湖中，轉換了攻守之地，使德國打勝仗的興登堡元帥建不世武功之地。

看見了對面城市的燈光，那是科尼斯堡城，康德在那裏思索着理想主義的哲學，這是很可令人仰慕的史蹟。飛機軋軋的下降了，屋子樹木地面都大了起來，洞的一響，飛機就軋拉軋拉的在地面上滑着走了。

在一個小小的簡陋的房子裏休憩了片時，換乘了六個座位的小型飛機再出發，一到上空，忽然覺到寒冷，是北國之夜啊，不由使我料想到莫斯科的寒冷，深悔此行沒有攜帶外套和絨毯。

天已黎明，受着朝日之光，於六點三十分在波蘭的喀胡莎斯降落，稍停這又出發，天已大亮，平坦的原野無際的擴展着，是拿破崙大軍進行的平野。

航空旅行，沒有恐懼的感覺，只是非常無聊，像日本東京大阪之間景色可人的地方，航

空旅行原多樂趣，但在歐洲美洲滿洲，却全是茫茫的平野，或是嵚嶮的山岳，將這些從高下望，真是再乏味沒有的了：景色總是該從橫裏眺望的東面，不宜從上下瞰，看人也是如此，只有從橫看時，才能見到臉呀，頭呀，軀幹呀，手足呀，等等，若是從上俯視，那末所見的只是帽子而已。

正在乏味的時候，飛機平穩的着地了，爲什麼呢？只一轉念，已降落在名字長得說不清楚的俄羅斯一小邑。

到了蘇俄了。

好奇心強烈的捉住了我，開了飛機的門，踏着梯子降到地面。這是最初殘踏在共產俄羅斯的土地上，夏草稀疏的飛行場，在八月的炎陽之下荒寥地在着。

走過去百尺光景，在乾涸的小河之前，張着小而且污的天幕，從中出來了一個麻色頭髮，血色不良，因日光曝曬，皮膚成了桃色，穿戴着制服制帽中等身材的漢子，拿去了我們一行三人的旅行護照查驗這位，是我最初會見的赤軍兵士。我在日光曝曬而枯樵的雜草上

步往休憩室，雨三個孩子穿着污穢的衣服站着，雨，三隻鷄在啄草，這就是共產俄羅斯之孩子和鷄。爲了充滿昨夜未進一食的空腹，就吃着麪包和雞蛋，這是在共產俄羅斯的第一回飲食；一個胖胖的像是農家的女侍，是我最初見到的共產俄羅斯的女人。

現在什麼事都沒有了，在久有來俄一行計劃的我，來了只看到這些人和物，倒是很有興味的事。

不久，從此間出發，繼續了我們的旅行。因爲有風，飛機搖晃得厲害，到莫斯科時已是午後二時四十分。大家走到事務所中，所帶的物品開始受到檢查，一位是穿制服的軍人，一位是着灰色上衣的像勞動者的男子，還有一個翻譯，攜帶物件的檢查很簡單就完事，其次是将我的金錢詳細的全部寫在簿子上，說是將來的證據。原來離開俄國時不能攜帶較入境時所帶更多的錢，萬一帶了比入境當時更多的錢，就要被沒收或受處罰，如果從外國帶了盧布到俄國，聽說一定被處死刑，因爲這是反革命，爲什麼呢？此中理由，到後來才漸漸明白。獨個人來此的我，不知道到那裏去好，而且我的辦氣，作國外旅行之際，總不願去麻煩。

駐外使館，我既然不去通知一聲，自然沒有誰來迎接了。於是就找了一位翻譯女人領我到國際旅館去，請她同坐公共汽車作嚮導。

『我想請你領我到國際旅館去，不知你肯否？』我說。

『好的。』她說，就在公共汽車裏坐下了。

她是一個穿着灰色的布衣，短裙之下，赤裸着足，血色很好的栗色頭髮的胖姑娘，因為英語說得很好，我就好奇心的問她：

『你在那裏學習英語的？』

她裝着不聽見的神氣，周視了一下四面的乘客和汽車司機台前的檢閱官，稍停之後才說：『我是生在美洲的。』

以後，也常常經驗到，在俄國以茫無頭緒的事件詢問人，似乎很使對方討厭，總裝着未曾入耳的樣子。

居住在能自由談話的國度裏的人是幸福的，任你怎樣的饒舌，對方總會立刻給以回